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藏传佛教研究

许德存 著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藏传佛教研究

许德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研究/许德存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1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 - 7 - 80254 - 052 - 1

I. 藏… II. 许… III. 喇嘛教 - 文集 IV. B946.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146460 号

藏传佛教研究

许德存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划组稿：黄夏年

责任编辑：卫 菲

版式设计：陶 静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6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254 - 052 - 1

定 价：45.00 元



总序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



总序

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



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屆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

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总
序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目 录

总 序	朗 宇 (1)
略论宗喀巴的缘起思想	(1)
宗喀巴“中论广释”试析	(14)
宗喀巴关于中观应成派八大的论述	(32)
宗喀巴关于中观应成自续两派的论述	(47)
宗喀巴戒律思想概说	(62)
宗喀巴的密法思想与著述	(75)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判教	(132)
近代以来格鲁派衰微的原因	(149)
觉囊派他空思想浅论	(162)
中观他空思想述略	(177)



目
录



“中观他空思想”要论	
——译自塔尔寺藏《多罗那他全集》	(190)
试论多布巴的《了义山法海论》	(199)
多罗那他评传	(217)
藏传佛教“自空”“他空”思想评析	(231)
宁玛派三根九乘的判教理论	(246)
隆庆饶绛巴及其对大圆满法的评判	(261)
大圆满法及其与禅宗的关系	(277)
莲花生及其对藏传佛教的贡献	(294)
唐朝系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308)
试析桑耶寺僧诤的焦点	(323)
佛教在西藏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336)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350)
西藏佛教史上的三次大法会	(364)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370)
西藏佛教五十年的发展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387)
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西藏妇女	(399)
藏译佛典中的疑伪经	(411)
《时轮根本摄续》及其气功医学	(422)
藏密的形成及其特点	(437)
西藏密教研究综述	(449)
西藏佛教寺院内部的等级结构	(475)

珠峰自然保护区内的佛教寺院及其特点	(486)
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调查	(503)
关于西藏寺院发展的一点思考	(517)
西藏传统寺院教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528)
20世纪的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综述	(537)
附录一：本教的形成及其信仰	(560)
附录二：苯教发展概况	(568)
《宝庆讲寺丛书》已出书目	(581)



目

录



宗喀巴提倡并修戒、定、慧三学，其理论观点主要来自中观应成派，为了搞清楚中观学派的发展线索，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中观学派在印度的产生发展和宗喀巴之前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观学派，亦称大乘空宗，约3世纪时（相当于中国东汉中叶）由龙树和提婆（圣天）师徒二人创立。当时佛教“正倾向于从分化而进入交流与综合的新机运，于是（龙树、提婆）综合南北、空有、性相、大小的佛教，再建佛教的中道”^①。根据《般若经》性空思想，提出了“缘起性空”的理论见解。当时佛教界对于“中道”理解各异，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龙树以般若性空为主要思想依据，提出了“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②，建立了“中道”观，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去亦不来”的八不缘起的哲学方法，从实体、时间、空间、运动等方面论证客观事物的毕竟空。他认为人的语言、概念不能达到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凡是通过语言、概念、范畴去认识世界的都是“戏论”，一切现象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由内在的“因”和外在的“缘”和合而生起，没有永

① 印顺著，《妙云集》中篇之二《中观广论》，台北版，第13页。

② 龙树著，鸠摩罗什译，《中论·观四谛品》。



恒独立、不变的实体，是无法用语言和思维所表述考虑的。所以，从世俗谛（相对真理）方面讲一切事物虚幻不实，其本身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只不过是假立的名言而已。从胜义谛（绝对真理）方面讲，唯有通过中观^①的正确道理直观现观，才能够证得一切事物的实相。在此，二谛是论证诸法毕竟空的两种方法，胜义谛以世俗谛为基础，世俗谛是为胜义谛设立的，为胜义谛而说世俗谛，二者是相互统一、互相依存的关系。如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胜义谛一作者加）。”^②

提婆在发展龙树学说时，“破斥原则与破斥的方法都比龙树彻底”^③。在破的方式上超出了龙树，他提出的论题是两面，从两面去推论，结果得出两面都不能成立的结论。在“二谛”上，提婆论师提出了“假有”和“真有”，认为“假有”是以语言了解的法，“真有”是以离开语言了解的法。提婆之后，中观学派没有出现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无著、世亲兄弟二人创立的瑜伽行学派在大乘佛教中居主导地位。

下迄5世纪，佛护（约470—540）和清辨（约490—570）两位论师对龙树的《中观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发展了中观学。由于他们二人对世俗谛和胜义谛的认识不一致，再加上所采用的方法相异而分成了中观应成派（随应破派）和中观自续派（自立量派）。佛护论师主要采取了龙树“只破不立”的方面，仅用一般方式构成“就敌论随言出过”^④的应成方式，只批驳他人之过错，不提出自己的主张。清辨则不同，他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瑜伽行派思想，采用因明的比量方法，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破立，对凡是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其他教派

① 《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中华书局，第297页说：“中是中道，观是观智。”

② 龙树著，鸠摩罗什译，《中论·观四谛品》。

③ 目激，《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④ 同上。



的见解都给予了最严厉的批驳，承认事物的连续性。因此，后人称他这一派为自续派。

佛护和清辨之后对发展中观学有重大贡献者要推月称论师（约 600 – 650），他是中观应成派的实际创始人。在学术方面，他积极为佛护的思想辩护，坚持“破而不立”的方法和诸法皆空的思想，以驳斥清辨的观点，“认为空是遮非表，‘是遮’是要从各个方面指责论敌所说的矛盾性，证明对方所说不能成立，从而否定一切实有自性。‘非表’是指不提出自己正面的积极的主张，不肯定任何规定性的存在”^①。他和清辨之间的根本分歧也主要表现在对“二谛”的理解和方法论上。在胜义中如何解释人法有无自性方面，清辨认为，如果从世俗谛讲，一切事物现象具有独立存在的本性，从胜义谛讲，事物则空无自性，“认为对空性要用因明的推理形式（比量）积极地加以表述，空不是意味着否定一切，而是修持者在禅思中能够达到的一种最高境界”^②。《辨了义不了义论》说：

“清辨解释菩萨意趣时，如何解释二无我、胜义？

若知此师决择三相之理，则极明了。比如《般若灯论》所说：‘此中若谓无色意言及色名言遍计所执性，是谤有事，以谤意言及名言故！此说遍计所执相无自性时，若谓遍计所执，是能遍计自性差别之分别与名者，彼二是蕴所摄，则谤依他起为极无自性，故许依他起是有自性。’”^③

因此，在关于业果、自相、有无外境、自证、二障、佛果位等所破加不加胜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月称论师认为，一切事物其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也没有任何连续性（自

①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28 页。

3

② 同上。

③ 宗喀巴著，《辨了义不了义论》，德格藏文木刻本。



续)。但是,在名言中应该承认认识的对象(所缘境),因为名言所立虚幻不实,没有独立性。如说:“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一种体;说见真境名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①又说:“如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现为谛,能仁说名世俗谛,所有假法唯世俗。”^②清辨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名言中应该承认有自相。所以名言中也应该承认有他生,肯定了事物自他生的作用。在方法论上,月称完全采取了“随应破”,把重点放在破斥他派上,认为在没有破除他人过错之前不能自立主张。清辨采取先立宗后破斥,以破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以下简称《广论》)中说:

“自己无所立宗,唯破他宗,虽有所欲亦无所宗。
又自无宗,是就观察胜义之时,谓不立宗无自性等,非
说一切全无所许,故于观察胜义之时,若许无性为所成
立,而于自宗成立无性是自续派;若自无许,唯破他欲
是应成派。现自许是应成中观者,作如是说,随依胜义
及依名言,虽于名言自宗无许。若有彼宗亦须许有能
立因喻成自续派,故应成派全无自宗。”^③

月称之后,中观学派的大家有寂天(约 650 – 750)、寂护(680 – 740)、莲花戒(约 700 – 750),他们三人的思想对藏传佛教影响非常大。寂天是继月称之后中观应成派较有影响的一位学者,他的见行相应、虚实并举的学风对宗喀巴启发极深。寂护原为印度那烂陀寺高僧,他吸取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提倡瑜伽行派的观行(如何看待诸法实相),“于名言中说无外境,于胜义中说心无性,别立中观之理”^④。从二谛方面探讨客观事物

① 月称,法尊译,《入中论》。

② 同上。

③ 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卷 20,上海佛学书局。

④ 同上。



的存在和不存在,在世俗谛上讲“唯心无境”,胜义谛方面讲“心境俱无”,开创了中观瑜伽行学派。《菩提道次第广论》说:“静命认为,初说世俗,外境亦无,世俗内心,许有自性,唯许六识,同随理行;若就胜义,虽圆成实,亦无自性,况依他乘。”8世纪中期,寂护应赤松德赞的邀请来吐蕃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第一座比较正规的佛教寺院桑耶寺,为七名藏族青年剃度授戒,主传中观、戒律学,从而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基础,为以后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中观、瑜伽行两派学说相调和的思想,由于其弟子莲花戒的传播发展,在藏传佛教早期占据一定的地位,中观学派的其他思想也是他们在吐蕃传法期间被介绍进来的,当时龙树著的《中论》、《六十正理论》,佛护的《中论根本释》,清辨的《般若灯论释》和寂护的《中观庄严论》、《中观庄严颂释》等中观学派的主要论著已由鲁耶坚赞、尼玛扎、多德巴尔、益希德等著名译师翻译成藏文流传。但由于当时佛教刚刚在吐蕃立住脚,学者们还没有顾及对佛教义理的解释研究,所以在吐蕃没有传播开来。

11世纪,随着阿底峡(982—1054)的进藏,中观学派的其他论释著作先后被译介到藏区,尤其月称的《中观根本释明句论》、《入中论根本颂》、《入中论根本颂释》、《中观四百论释》等由巴操尼玛扎和纳措茨程嘉哇两人译成藏文,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阿底峡先后在西藏的阿里、聂塘、拉萨等地讲经,以佛护和月称两位论师的思想为理论基础进行著书立说,创立了噶当派。随之兴起的其他各教派,如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希解派等多以阿底峡学说为宗,在理论上都讲缘起性空,但是理解的方法各异。萨迦派提出了“初修生死过患,暇圆难得,业果、善恶等法而破除之”^①,中破我执,最后破一切

^① 土观·洛桑曲杰尼玛著,刘立千译,《宗教流派简史》,西北民族学院铅印本,1980年,第102页。



见的修习次第。噶举派在理论上以中观师那若巴和弥勒巴之说为宗,传授中观应成派思想。如说:“东至恒河边,仗弥勒师恩,悟法性无生,把握空性心,见离戏本无,亲睹三种身,从此断戏论。”^① 米拉日巴说:“顺应你等劣慧想,佛祖宣说一切有,若于胜义谛来讲,一切皆空佛亦无,唯有名言假立已,三界有情与器世。”^② 觉囊派主张“许诸世俗,纯为迷相,许与此相反,成胜义真常”的他空见,吸取了弥勒、无著、世亲的思想和龙树的法界空观点,自称为大中观派。这样从西藏后弘期佛教开始至宗喀巴之前的数百年间,藏区学术界百家争鸣,在理论上主要研究探讨“缘起性空”的中道思想,后来经过宗喀巴的组织决择成为体系,方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家之尊。

二

宗喀巴是以印度佛教晚期中观应成派的思想为理论基础,融合寂护、莲花生、莲花戒、寂天、阿底峡等所传的修习次第,规定从显到密,戒、定、慧三学并修,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体系。宗喀巴最早接受中观学派思想是在他 20 岁以后,首先从那塘寺堪布更噶坚赞学得《中论》、《六十正理论》、《七十空性论》、《回诤论》、《广破论》、《宝鬘论》等中观六论。1376 年第一次从仁达娃·旋努洛追听讲《入中论》,24 岁时从仁达娃学习《入中论释》,对应成派思想有了大概的了解。嗣后他在娘堆寺从杰增巴再学《入中论》,体会颇深,说:“如今善越而后得,一切现象空无自性,若如幻化,若不得空性,吾心

^① 土观·洛桑曲杰尼玛著,刘立千译,《宗教流派简史》,西北民族学院铅印本,1980 年,第 72 页。

^② 桑吉坚参辑录,《米拉日巴道歌》,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